

致谢

我幼年因触电失去双臂，有村里人劝我父母，要不放弃治疗，也许对家庭对我都是一种解脱。父母是农民，虽然无法想象一个身有残疾，不能插秧种地的农村孩子还能有什么盼头，但终不忍心，东拼西凑为我治疗。出院时，他们特意带我去西湖——担心再没机会，说以后至少仍然可以看看风景，看看世相。哄着我，宽慰着自己，回答着邻里。那是1984年，我五岁。

我父母常说自己‘没本事’，帮不了我；‘没文化’，不能替我拿主义，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智慧，让我在外闯荡时从未感到来自家里的束缚和压力。我母亲之前常会担心，我会怨他们没有照顾好我，无论我说多少次不怨；又担心我以后的生计，谁来照顾我，即便我兄嫂待我无微不至。到今年，我母亲去世已二十年。那时我正大三，前路茫茫，未能让她宽心。

2005年春，我去北大旁听了罗志田老师几次课。那年我研究生一年级，正在犹豫之后的路怎么走。旁听后，便下定决心，报考北大。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。第二年有幸得入先生门槛。罗老师有君子之风，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，而对学生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每当我旁逸斜出之际，或愤悱不已之时，老师的一二句话，数句指点，正是一棒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，导我于正道。十多年来，无论为人为学，我的点滴成长，都源于老师的言传与身教。先生对我有再造之恩。

感谢鲁萍、李欣荣、薛刚、王果、王波、梁心、刘熠、赵妍杰、高波、李欣然、李动旭诸位同门。在同门中，我资质低且读书少，如果独学而无友，一定更加孤陋寡闻。王国维说为学需要经历三种阶段，我想博士期间最难熬的恰是在过程中看不到终点。在北大数年，与同门好友朝夕相处，切磋琢磨，一起‘望尽天涯路’，一起‘消得人憔悴’，而最重要的是时不时能看到他们打通任督二脉、豁然贯通后‘蓦然回首的喜悦’，也让我找回继续前行的力量。他们于我，情同手足。

感谢陈甜、冯楠、柳丝、朱哲、周陆涵，让我在北京有学术之外的天地。那些年多数电影、话剧、音乐会，大概都是与他们一起经历，喝绍兴老酒，唱人生几何。陈甜不仅特别尽责地将自己所有挚友介绍给我，也是我博士论文每一章的第一位作者，若不是她，本书便无缘北大出版社。

读博是一段苦行，有你们，便是生活。

本书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。博士七年，工作年，我仍在学习如何思考与写作。

周月峰

2013年5月 于北大32栋

2023年5月 于川大江安花园

摘自《另场新文化运动》 2025年1月于湘西